

续雷山飞狐

下集



ISBN 7-5313-1398-7



9 787531 313984 >

ISBN7-5313-1398-7/1.244
(上下册) 定价:16.80元

续雪山飞狐

此行的目的地——“雪山飞狐”

五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续雪山飞狐
XU XUE SHAN FEIHU
独孤血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吗 110001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大连印刷工业总厂印刷

字数:350.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7½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

责任编辑:越威重

封面设计:肖 遥

责任校对:禾利

ISBN7—5313—1398—7/1.244

(上、下册)定 价:16.80 元

十七 龙潭虎穴

肖古力快马扬鞭，风尘仆仆，一路疾行。

他此行的目的地——“逍遥城”已近在眼前，再行一段山路即可到达。

由于这一段山路崎岖，不能再纵辔疾驰，只得做出游山玩水的模样，按辔徐行。

表面上，肖古力似很安详、自在，但他的脑海中却是乱得很，连他自己也理不清他究竟在想什么。

路边的一簇马兰花映入了他的眼帘，他翻身下马蹲在那开得奇美正散发着幽香的花旁，久久凝视着蓝色的花朵。他真想把那马兰花连根拔起来，揣入怀里，但他没有，只是蹲在那里望，望了很久……

待他重新上马，未行多久时，就已到了“逍遥城”第一道关卡。

首先映入他眼帘的，是一道双崖夹峙的隘道，两边峭壁高百丈之余，但宽度仅约丈余，隘道口右边的峭壁上，有四个血红的大字：

撞人者死

肖古力到了隘道口，不敢擅入，遂勒马扬声道：

“里面有人吗？”

“里——面——有人吗？”

回答他的，只是四周千绕百转的回音。

总还是艺高胆大，肖古力一蹙剑眉，功力默聚，两腿一用力，策马冲入隘口。

一枝劲弩，带着破空的锐啸，迎面疾射而来。

肖古力面带微笑，视若无睹，继续策马前行，一直到那枝急进的箭矢即将射中面门时，才从容地将头一偏，伸右手将那箭矢接住。

隘道内，传来一声惊呼：“身手不错呀！”

肖古力冷笑道：“阁下谬奖了！”

紧接着，把手中箭矢扔将出去，冷笑道：

“这就是威震天下的‘逍遥城’的待客之礼吗？”

隘道中人道：“这是对那些擅闯本城，不听警告的人的一种象征性的示威行动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对于本城的贵宾亦或如此？”

隘道中人道：“本城另有接待礼节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阁下怎知我不是应邀前来的贵宾？”

隘道中人道：“这道理甚是简单，凡是本城邀来之客，均在外地由本城人接待后，约定时间前来，在下事先可获

通知……”

肖古力讥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倒是在下冒失了。”

隘道中人道：“现在回头，尚有生机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如果我就此回头，恐怕你无法向上级交待。”

隘道中人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肖古力淡然一笑道：“尊驾被派把守第一关，想必不会太笨，个中道理，应当晓得。”

隘道中人显然是沉思了一会儿，才徐徐地道：“你报个万儿？”

肖古力道：“在下肖古力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无极门新任掌门肖少侠！”

肖古力道：“原来尊驾晓得敝人。”话锋一转接道：“那该通报了吧！”

隘道中人道：“还是不行。请多包涵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隘道中人道：“你没有任何进城的凭证，我又未接到通知，怎能放行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阁下隐身的地方定能看到我的行动吧？”

隘道中人发声道：“是的。”

肖古力笑道：“那么，给样东西，请阁下一瞧或可改变主意。”

言毕，肖古力探怀取出一枝别致的小巧珠花，晃了一下，又道：“这个物件，你认识吗？”

“容我仔细瞧来。”话声中，不知从何处钻出一劲装汉

子已立于肖古力眼前，向那珠花略一注目之后，立即垂首肃容，恭声道：“小的不知肖公子是三公主的贵宾，敬请海涵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在下不想听客套，只想知道我现在还要不要回头了？”

那劲装汉子道：“肖公子既有三公主的珠花令，何不早示呢？”

肖古力道：“现在晚吗？”

“不晚，不晚！小的在前头带路，请随我来。”那劲装汉子卑恭屈膝地道毕，已先行启步。

肖古力笑道：“小小珠花竟有如此大的威力，就有劳阁下了。”

劲装汉子谄笑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小的理当效劳，理当效劳！”

走出没几步，似又忆起什么，扬声道：“二弟，你多注意些，这送肖公子，立刻就回来。”

走了段路，那劲装汉子道：

“有点琐事想烦请肖公子！”

肖古力道：“不知阁下有何见教？”

劲装汉子满脸堆笑道：“请肖公子在三公主面前美言几句，小的不胜感激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这没什么难的。只是区区与三公主谈不上什么交情，而且人微言轻，恐怕不会有多大作用。”

劲装汉子道：“肖公子过谦了。”

肖古力暗想，此行吉凶未卜，祸福难测，能够在对方

的阵容中多结识些人，总是利多弊少。

一念至此，便道：“兄台放心，在下一定记在心上，但不知兄台贵姓？”

劲装汉子有些受宠若惊，笑道：“肖公子折煞小的，小的叫宋召良，以后请肖公子直呼其名就是了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原来是宋兄，敢问宋兄位居何职？”

宋召良道：“小的位卑得很，只是神武堂的香主。”

肖古力似在漫不经心地闲聊，问道：“香主之上是堂主吗？”

宋召良道：“正是正副堂主。”

“除了城主之外，就是堂主最大了？”

“不！堂主之上有令主，所有的令主都是城主的儿女，或嫡系血亲，像肖公了所持的珠花令，就是本城的三公主的令符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贵城的令主相当于朝廷皇族的亲王了？”

“是的，本城主就是皇族的亲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下才接道：“就是皇族亲王的权力、地位也比不上他。”

肖古力似有所悟地“哦”了一声。那宋召良旋及转变话锋，道：

“令主可以代表城主执行职务，令主的信符也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”

肖古力试探问：“宋兄，贵城主有几位令主，城主年龄几何？”

宋召良一怔，面有难色：“肖公子，请多多包涵，小的话说的太多了，你进城后自会知晓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区区不想让宋兄为难。”

隘道尽处，忽然传出一苍劲语音：

“宋香主，同来何人？”

原来，他们边走边谈，不觉间已快走完了曲折而奇险的隘道，距隘道尽头，已不过十丈远了。

宋召良道：“三公方的遣宾，肖公子！”

那苍劲的语音道：“可有三公主令符！”

宋如良道：“如无令符，小可焉敢造次？”

那苍劲语声道：“交出珠花令，待洒家验来。”

随着话音，一道人影，由左边峭壁的半腰凌空飘落肖古力马前，一位身材高大，年约半百的老和尚，向肖古力抱拳一拱道：“老朽俞培凯见过肖公子！”

肖古力马上微微点首，取出珠花交于对方。

俞培凯验过，道：“职责所在，不得不烦劳公子，请多包涵！”

宋如良在一旁道：“肖公子大仁大量，定会体凉的，请放心！”

“是的！二位尽忠职守，区区定在三公主面前美言！”

那二人同时躬身谄笑道：“多谢肖公子！”

走完那十来丈的最后一段隘道，向左拐去，却是一片排云峭壁。

峭壁下，有一道宽宽的溪流，溪流上架有一座花冈岩的拱桥，桥面甚宽，算得上规模宏传了。

忽听半空中一声霹雳劲喝：“甚么人？”

这就是建筑在排云峭壁半腰的第二道关卡。

肖古力循声仰首寻视，只见那峭壁半腰上有一突兀的巨石，巨石周围绕以铁栏，此处名曰：“鬼见愁”。

方才那一声霹雳巨喝，正是出自那位凭栏站立的虬髯大汉之口。

肖古力禁不住暗赞：“好一处天险，好一位巨汉！”

此时，宋召良与虬髯汉已进行完例行的问答。肖古力手握珠花，蹙眉问道：“这珠花如此之小，距离这么远，他们怎么个验法？”

宋召良道：“肖公子，请抬头观看！”

肖古力仰首望去，不知那虬髯汉子从哪里弄来一个二尺多长的黑色圆筒，举在右眼上，向下面观瞧。

肖古力问：“那黑色圆筒是个什么玩意儿？”

宋召良眉飞色舞地道：“肖公子有所不知，提起那黑筒可是来头不小，那是西洋人进贡皇家的贡品，我们称之为‘千里眼’。”

肖古力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只是皇家贡品，怎会弄到这儿来？”

宋召良讽刺然一笑，道：“肖公子，你是聪明人，其实，您多想想，不就明白了！”

实际上，肖古力心中早已有谱，这是故意一问，是想进一步证实一下，果然，宋召良的话已不打自招了。

此时，一道特大扶梯已经平稳地放下来。

宋如良道：“在下已完成使命，请公子入第二关，你的马匹留下，容我来保管，就此告辞。”

虬髯汉的语声由上传下，道：“请肖公子循扶梯上来！”

“好！”

肖古力答应一声，轻舒猿臂，登上扶梯。

待肖古力上到半山腰的平台之后，扶梯又徐徐收起。

那平台是人工造就的，平台与峭壁连接处尚有二十几级台阶。登上石阶，一个左拐，又经过一条很长的人工蹬道以后，才到达一座气势宏伟的城门前。

城门之上三个斗大的泥金大字：

逍遥城

两侧八名全副戎装的兵勇，分立两旁，显得雄伟、庄严之极。

但仔细瞧去，却又不是那么回事。那城门竟然是一个隧道入口，开在另一座峭壁下。

那“城门”上面经人工悠的“城楼”雄伟壮观，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。

肖古力在第二关关主的陪同下来至此处。

这第二关主虽对肖古力执礼颇恭，但却无巴结之意，甚至懒于言语。

对于肖古力的问话，能用一字回答的，决不用两个字。因此，一路上肖古力只知道此人姓赵名德明而已。

赵关主将肖古力送到第三关，交于第三关关主，径自离去。

第三关关主是一位灰衫老者，他接过珠花，略一端详，便将珠花还回，道：“肖公子，咱们走吧！”

两个相偕进入城门，约莫走出十几丈远，甬道又向左拐，迎面是一道由约碗口粗铁条扎成的铁栅，仅留一人高的栅门。

虽有关主陪同，仍要验完珠花令方开启栅门放行。

这甬道乃由天然石洞改制而成，尽管每隔五丈就装置一颗夜明珠，但内部的光线仍显十分昏暗。

肖古力边走边问道：“小可尚没请教关主贵姓台甫。”

灰衫老者道：“老朽姓吴，单名一个非字。”

“原来是吴老人家。”

接着，又注目问道：“吴老人家，这隧道有多远呢？”

吴非笑道：“还有十余丈便走完了。”

当他们走到出口处，又通过一道栅门时，虽然时已薄暮，却仍为之眼前一亮。

走出隧道，迎面就是一个广阔无边的大湖，湖的右岸已亮起星星灯火，倒映湖中显得多彩多姿。

除此以外，便是暮色苍茫，一无所见。

吴非笑道：“老朽前头带路，肖公子请随我来。”

肖古力笑道：“有劳吴关主了。”

说话间，两人已循着环湖的青石大道，向那灯火密集处走去。

晚风习习，湖水潺潺，垂柳袅袅，宛若进入人间仙境。

吴非问道：“此地如何？”

肖古力脱口而出：“好！好！算得上是世外桃源了。”

吴非道：“此比也是当之无愧。”

盏茶工夫过后，两人已来到临湖的一幢别致的小楼之

前，吴非正容道：“这里便是本城接待特别贵宾的悦华苑，请！”

随着一声“请”字，小楼前小花园的柴门呀然而启，一位三旬上下的青衫文士，迎上来抱拳长揖道：“‘逍遥城’总管张文彦奉令恭迎肖公子驾临。”

肖古力连忙还礼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小可今夜打扰，尚请张总管恕过。”

那吴非见自己已经事了，便道：“肖公子，老朽就此告辞。”

肖古力连声谦道：“辛苦，辛苦，多谢，多谢！”

张总管挽着他的臂膀向里走去，不一会儿，便进入二楼的小花厅中。

小花厅中，已摆好了精美的酒菜，但那张总管却将肖古力带入起居室，含笑道：“请公子先行沐浴更衣，等会儿三公主前来为肖公子接风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贵城如此厚礼相待，小可深感不安。”

此时，门口出现一美艳侍女，向着肖古力嫣然一笑道：“肖公子，洗澡水已准备好了。”

肖古力怔了一怔道：“多谢姑娘……我自己来……”

只见那总管张文彦沉声道：“秋香，你要好好侍候肖公子，不可有半点疏忽。”

那名叫秋香的侍女连声恭应道：“是，婢子记下了。”

张文彦对肖古力道：“肖公子有事尽管吩咐，在这儿就像在自己家一样，不必客气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多谢总管，区区非常感激。”

张文彦道：“在下暂且告退！”

说完，抱拳一礼，转身走出起居室。

肖古力似有话要说，但还不及开口，那张总管已经走了。

张总管一走，秋香又娇笑道：“肖公子，请随我来。”

肖古力一怔道：“去哪儿？”

秋香笑道：“去洗澡呀！”

在秋香的引导之下，肖古力进入了沐浴间，他刚刚入浴，俏丫头秋香也跟着挤了进来。

肖古力一怔道：“秋香姑娘，你……”

秋香截口媚笑，道：“秋香就秋香，不用加‘姑娘’二字。”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给你擦背呀！？”

说着，秋香顺手将房门也关上了。

肖古力慌道：“不！不！我不要人擦背。”

说着，拉开房门，连推带送地将秋香送了出去。

当他洗完澡，换过衣服，回到起居室时，秋香还立在那里等候着。

在秋香的带领下，肖古力来到小花厅，此时三公主已身着玄色衣装在那花厅静候了。

在那“银衫令主”于震坤与这位三公主交手时，她脸上蒙着一块纱巾，将“珠花令”交给肖古力时，他已想见那面纱后面一定是位绮年玉貌的姑娘，她那婀娜多姿的体态已使他有了这种判断。

而今乍见，这不带纱巾的而孔，他的心不禁为之一震，她太美了，美得无法形容，无法比拟。

在他微微一愣之时，那位三公主却早已含笑起立，嫣然一笑道：

“肖公子请坐！？”

在一旁的张总管见三公主已起身相迎，自然不敢怠慢，也同时起立相迎。

肖古力连忙抱拳长揖，道：“小可冒昧造访，有扰三公主清静，请当面恕过。”

三公主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肖公子是难能请到的贵宾那！”

张文彦道：“肖公子，莫客气，请坐。”

双方宾主坐定。

张文彦亲自把盏，含笑举杯道：

“肖公子，在下先敬你一杯。”

应有的寒暄之辞已尽，酒也过了三巡，肖古力才用目光在对方脸上一扫，正容道：

“在下此行乃受贵城之邀而来，言及商讨……”

张文彦截口道：“肖公子，今日之宴乃是三公主为你接风而设，莫谈公事，饮酒，饮酒！”

肖古力道：“在下不能在此久留，愿尽快办好事情，速速离去。”

三公主笑道：“肖公子难得到来敝城，何必如此着急呢？”

肖古力道：“在下由于突发变故，未能与贵城的相邀之人谋面，却以三公主的珠花令得以进城，因此急想知道，邀

我进城之人是城主，还是哪位令主？”

三公主道：“我不知道是谁邀你来的，也不想知道。我只知道你这次来，是受我之邀，你也是用了我珠花令进城来的，所以，应当听我的安排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三公主，你邀在下的目的何在？”

三公主道：“很抱歉，肖公子，对于这一点，无可奉告，以后，你会明白的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那甚么时候，你才能说呢？”

三公主道：“到你该知道的时候。”

张文彦道：“肖公子何必着急呢？既来之，则安之吗！”



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，谈何容易。但就目前的情况，肖古力不这样做，又能怎样做呢？

无可奈何之下，只能如此了。

当他快快回到居室时，发现秋香仍在屋里，便道：“你怎么还没去睡？”

秋香道：“奴家是奉命侍候公子爷的，公子爷还没歇息，奴家怎么敢先……”

肖古力不耐烦起来，沉声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回去睡吧！”

秋香笑道：“这里就是我的房间；公子爷，你要我回到哪里去呢？”

肖古力道：“是你的房间？方才张总管不是说，这里是接待贵宾的悦华苑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秋香含笑接道：“这是接待贵宾的特别宾馆，奴家是属于宾馆的一部分，所以，这房间也就等于我的房间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你尽胡扯八道……”

秋香截口笑道：“公子爷，奴家说的，可是规规矩矩的话，一点也没胡扯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只好要求张总管另换房间了。”

秋得长叹一声道：“这是本城的规矩，凡是住进悦华苑的贵宾，只要是男人一定要侍女侍寝，否则，就是这个侍女没尽到自己的职责，要受到处罚的。”

肖古力道：“会有这么严重？”

秋香幽幽一叹道：“公子爷，你不相信？前几日，我们的一个姐妹叫秋菊的，被那个丐帮帮主郭定郭老头骂了出来。第二天，秋菊就被处死了。”

肖古力听到得香无意中透露的消息，知道丐帮帮主郭定已来到这“逍遥城”，不禁想起了福二爷派人请郭帮主的情景，难道这“逍遥城”城主竟是福二爷不成？不由地口中自语道：

“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”

秋香凄楚地道：“公子爷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了。”

肖古力从回忆中醒来，眼看她一副楚楚堪怜的神态，不免生出几分怜悯与同情，便点点头，首先表示相信，然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留在这儿吧！不过，我们把话说明白，你睡床上，我在一旁打坐调息就行了。”